

賽金花本事

魏趙靈

畫



寒 金 花
李 車

集中農先生
寫稿字

序

去冬一日，我和半農先生在北大研究院閒話，提起賽金花，他說：「聽說有人要給她寫法文的傳，我們先給她寫個國文的吧！你有沒有興趣？這箇人在晚清史上同葉赫那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了！」我當時便回答：「好極！我們就寫。」後來又去同鄭穎孫先生商量一下，主意決定，就着手籌辦起來。

那已是舊歷臘月了，把賽邀了出來，我們是隔天一會，一連有十幾會，她一生緊要的事蹟，總算都敘述了一遍，結果，有些是叫我們很滿意，有些却也叫我們很失望！滿意的是：從這一談裏解決了我們許多疑惑的，或不明瞭的事情，例如：她在歐洲時的生活，是那樣的平淡，那里像小說中一味的胡謔亂嘮，說賽怎樣怎樣熱戀瓦德西，據李瓦問答，瓦到北京，年已六十八歲，那麼，她在歐洲時，瓦已半百之翁矣！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婦，會迷戀上一五十開外的異族老頭兒，豈不笑話！伊之能結識瓦，料

來，因為妓女身分，且嫻德語故也。不問庚子時，即在今日，欲覓一美姿容，精德語之中國妓女，亦必憂憂乎難矣！又立克林德牌坊時，她會諄勸克林德夫人，這算是她一生最緊要而不可埋沒的一件大事，已往史家或不知，或隱諱不肯說，實不應該，蓋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，這九十四年中，因國勢孱弱，每戰必敗，辦外交的，辦的好落個『委曲求全』，辦不好便『丟人撒臉』，庚子外交，尤其糟糕，應付大感棘手矣！而能有這麼一個妓女出來幫幫，雖然不必怎樣頌揚她，但總還值得一道罷！失望的是：我

們起初總覺得她能把晚清時諸名人的私生活，說些出來給聽；那知她以學識缺乏，當時即未能注意及此，迄今更如過眼雲烟，不復記憶矣！甚至提一人，道一事，也不能盡其原委，故本書曾參詢過許多人始克寫竟也。

這本書，從訪問到寫竟，爲時已將十箇月，時間也算够長了，可是中間耽誤的時期却有九個月，我是早就把談話草草的編寫了一過，便擱放在一旁，每逢和半農先生見了面，總常閒話談它，怎麼分章，用什麼體裁，蒐羅像片……說完了，彼此就又忙

起別的事來，總沒得功夫扒在桌上好好的把它寫一下，——一直
到半農先生歿！

半農先生歿後，關於這本書，我就連談也不願談了，因一談
便想起了半農先生，心裏着實難過！偏偏一班朋友們見我們就打
聽，總是下警告似的說：『趕快寫了吧！不然恐怕繼續孽海花六集
六十二回的十集一百二十四回「冤海花」就要出版了。』我想了
想，還是寫了好，這纔用了三週夕的功夫，粗枝大葉的寫了這麼
三萬多字，好吧，壞吧，由它了！幾條『撰例』却要說明：

一，本書完全根據了她的談話，刪其屑煩無謂，理其顛倒重複。

一，寫到一處，偶然有感，便附上一段二段的話，這也不過是小考證，聊舒已見云爾。

一，書中所引人名地名，有些因談者已不知爲何字，撰者只好推意記音而已，舛誤難免。

末了，我還要誠懇的向胡適之曾覺之鄭穎孫三先生致謝，他們對於這本書的體裁上很給指教！此外，陳執中兄替作封面，

劉墨厂兄替摹像，尤感！

鴻達二十三年十月九日夜

序

七

目次

序

插圖

- 一 年方少艾的賽金花……………四二—四三
- 二 義和團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三
- 三 紅燈罩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三

目次

一

- 四 清光緒二十六年的北京正陽門城樓……………九二—九三
 - 五 庚子時聯軍將帥在南海聽鴻樓前合影……………九八—九九
 - 六 克林德紀念牌坊落成時攝影……………一一六—一一七
 - 七 徐娘雖老風韻猶存的賽金花……………一四八—一四九
- 本事
- 一 家世……………一
 - 二 幼小時代……………五
 - 三 忽忽一年的賣笑生涯……………九

四	嫁洪鈞·····	一九
五	在歐洲·····	二五
六	洪鈞之歿·····	三七
七	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·····	四三
八	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南班之前前後後·····	五五
九	拳匪猖獗逃京避難·····	六三
十	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·····	九三
十一	聯軍肆虐維護京人·····	九九

- 十二 儀鸞殿之失火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- 十三 議和時之諄勸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- 十四 墜馬中傷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- 十五 班妓服毒已身受禍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- 十六 被押刑部遞解回籍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- 十七 煞尾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- 年表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家世

我本性趙，生長姑蘇，原籍是徽州，家中世業當商。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，十二歲上，因鬧長毛，（即太平天國，以其披髮·俗皆呼曰長毛）我們徽州很受蹂躪，家人都四散奔逃了，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。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叫朱鬍子的合夥開當舖。後來亂事平定，也沒有回本鄉，就在蘇州落戶了。



我的母親是蘇州人，性潘，容貌長得很美，性子又溫和，親友們都稱她賢惠。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，她整整三十歲。這時候，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。

我的祖父叫趙多明，人極忠厚，篤信神佛，天天燒香磕頭，求着多子多孫。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，但不幸因鬧長毛都流離失散了，以後也迄無音訊，不知死活，贖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。

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，家務都歸她主持。只是脾氣太大，約束家人嚴厲極了，偶犯小過，便遭申斥，家裏

人沒有不怕她的。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鐘愛，從未打過一下，罵過一句，一切飲食服用，也都很精心細意的給預備。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，會伺候她的緣故。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，因我要嫁了洪家不久，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，她着實捨不得叫走，却又無法攔阻，心裏總是在罣念。到了歐洲，我又不能常給家寫信，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憂慮成了病，以致不起！臨危時，還叨叨絮絮的說：盼望見我一面，這樣遼遠的路程，怎麼容易回來呢？

我還有一弟弟，中年病歿，已娶妻，無子。

「彩雲」是我的乳名。姓傅是假冒的，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，爲顧全體面，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，便想得一個富字，取「富而有財」之意，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傍的傅字了，嫁了洪家，洪先生給取名「夢鸞」，脫離洪家後，又改爲「夢蘭」。

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，人口繁殖。後分二支：一曰千戶堂，一曰積禧堂。有兩個祠堂，修蓋得都很非常壯麗。

附言：

或謂伊之姓趙，也是冒出，實乃姓曹，爲清代某顯宦之後。

幼小時代

我小時就很聰敏，什麼禮節全懂得，也會款待人。七八歲時，家中有親友來，總是先打招呼，裝煙倒茶，陪着人家談話。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，一到我家，便忙着打聽我，找我。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，見我如此，便對我更加疼愛，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。

我到了十幾歲，出落的俊俏非凡，又天性喜歡妝飾，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，一打扮起，人人都說好看，都說：『這小妮子，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！』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。有時我在門口閒立，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，都向我凝目注視，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。

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，叫『狀元飯』，是用紅苧菜加豬油拌飯。我小時最愛喫這個，有人便說我：『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。』

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，（名鈞，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）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！

我從小就說蘇州話，官話是後來纔學會的。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，只有我母親，因是蘇州人，她說蘇州話。

這時候，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，祖父同朱鬍子合夥開的當舖，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，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，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，差不多全靠着借債典賣度日，我祖母整日價愁得什麼似的。但爲顧全體面，還竭力支撐着門面，不

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，叫人家知道笑話。

忽忽一年的賣笑生涯

我家有一使女，名喚小阿金，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。後來家裏的境况越來越窮，就把她打發走了。她出去先跟了別家，後又歸一姓金的，名叫金石泉。金有一妹子叫雲仙，當時在蘇州很出風頭的一個拉繆的，交際很廣，蘇州的關人差不多她都認得。她久已聞知我的艷名，想着引誘我爲娼，從中圖利，只苦於無法着

手。小阿金一到她家，她有了法子，就授命小阿金托詞來我家開玩，尋機會先把我誘到她家，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。

這時我纔十三歲，雖然聰明，究竟幼稚，又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，現在她能常常來家伴我嬉戲，更邀我出去遊玩，心裏怎不願意？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，她若知道了，是不會叫我出去的。

有一天，是個春季，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，金雲仙道：「今天天氣清爽，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，好麼？」我是貪玩，那裏都

願意去。我們就出了城，見河裏有許多隻船，佈置的全很講究，船上人有的在那兒豁拳喫酒，有的唱曲，煞是熱鬧。一會兒，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，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，坐下後，船裏的人都和我攀談鬥笑，我覺得這很好玩，也不害羞。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，又到一船，也是這樣說說笑笑，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，纔同她們回家。心裏只知道這是玩，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，驅我到花船上去『出條子』。當時每一個清倌條子是給四塊銀圓，這次金雲仙借着我，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。

以後，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，家裏人全不知曉。一天，又隨她到一處，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，賭我驚訝，道：「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？」我聽着暗笑，心裏說：「怎麼不是。」

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，家裏也已知道，我祖母很難過了些時，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，說：「家裏的境况，這幾年很是困難，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，多少總能有些補助。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，好好的嫁了，也沒有什麼不對。」祖母想了想：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，只好答應。

我是只作清僧，應酬條子。蘇州那時候也沒有『花捐』。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，多半都在花船上，或逕到客的宅裏。

到了五月裏，因有個吳三大人，脾氣太倨傲，一日招我侑酒，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，大鬧一頓，摔毀許多器物，把我吓壞了，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去。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，說了好些謙遜話，纔又出去的。

這時候，蘇州的花船很多，停泊的地方，都在倉橋浜一帶，住來於閩門虎邱之間。這種船都是雙開門，四面有玻璃窗，外邊

周圍帶欄干，彩繪很精麗。船裏面也够寬敞，能擺下兩桌筵席。一切的布置講究極了，挂着很多的華燈，還有用茉莉花插成的花籃，棹椅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的。

當時最著名的花船，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。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，叫作『坐艙姑娘』；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，叫作『清船』。客人若不願意要坐艙姑娘，也能隨意到外邊去叫。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，是在六月，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；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。

叫「條子」的規矩是：誰叫的條子，姑娘就搬個凳兒坐在誰傍邊，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盃茶，都用蓋盃，這是專爲給姑娘喝的。姑娘陪客不許喫酒，可以喫水果，嗑瓜子。這時候還沒有紙煙，雪茄煙倒有，但吸人很少，普通都是用水煙，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。

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，如粉盒，檳榔盒等等，尋常都是銀質的：闊一些的還有用金質的或鑲寶石的。粉盒是爲預備隨時傳面用，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，客人在飯後，可以

隨便取食。姑娘出門都帶着娘姨。

條子錢，清信四圓，紅信五圓，但實收却是一樣，因姑娘臨走時必須賞給下人錢，清信一圓，紅信兩圓，這叫『坐艙錢』。把錢放在茶盤底下，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，把錢拏起來向船板上丟，噹啷一響，便喊『某小姐賞外面就齊聲大嚷着：『謝謝』，語音頗爲動聽。

船上全代辦酒席，價錢清船比較便宜，連酒飯費在內，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够：花船（即帶姑娘的）就貴多了，每天非百圓

左右不可，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闊的多。客人上船，總在下
午。開飯須待掌燈以後，如果覺餓，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喫。大
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。

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，駛船人技術很精，能叫船快慢自如，
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，最好的是『打招』，一篙下去，船就在
水中打起盤旋，四周圍水如濺珠，直個有趣！

這時候的姑娘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，有的還能唱整齣的崑
腔。用的樂器，就是笛子和琵琶，琵琶是自己彈，笛子有師父給

吹。我不會唱，因為從小沒有下過工夫，臨時趕着學些，那就差多了。

嫁洪鈞

我十三歲那年，出去的工夫不多，就認識了洪先生，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。初次一見面，我倆便很投契，他愛我極了，只要在一起，話總是不會說完的。

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。他不常出門。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。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，有吳承儒、姚念慈、沈問之老

潘四大人幾位，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。他們悶了時，常闢一種牌，名叫『打黃河陣圖』，這種牌也有花，么二三等，輸贏很大。他們每次闢牌，總叫我傍邊陪着。

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，他的朋友們就說：『你既對彩雲這麼好，爲什麼不娶了她？』他道：『我年紀太大了，覺有些不好意思。』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。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，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，我祖母嫌是做偏房；執意的不肯，他們又託過來許多人，長說短說，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，洪家也一一答應

了，這纔說成。媒人算是吳承儒姚念慈。

翌年正月十四日，把我娶了過去。——我十四歲，洪先生整五十——婚禮也很莊重，坐的是綠呢大轎，前面打着紅狀元紗燈，儀仗甚都，好不氣派！

洪先生名鈞，號文卿，祖籍也是徽州，三十歲中的狀元。正太太比他長兩歲，南京王家的小姐。還有一個姨太太是揚州人。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。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（陸潤庠之女）一家人都很和藹，正太太待人尤好。我過去，他們都很喜歡我，

都稱呼我『新太太』。

到四月，洪先生三年服滿，帶我進京。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德奧和四國欽差大臣，沒有能在京多住就動身了。

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，（創於曾國藩，以其船身頗長，故名）這種船身子很長，兩邊用許多船夫，駛起來快極。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，真忙個不了。由天津到上海，改乘輪船，應酬纔少些。

到上海我還鬧了一個笑話。我們下了船，我見洪先生已上了

轎，我也就隨着上轎，這時候驀然響了三聲大炮，我不知道是作什麼，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，身上打起抖來，女僕們趕忙攙着我纔上了轎。原來這是放一種表示敬禮的砲，我那裏經驗過？事後一想，覺得真可笑。

我們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宮。（清出使外洋大臣，多以此爲行轎）

賽金花本事

二四

在歐洲

跟着洪先生到歐洲去的：家屬裏祇有我一人，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，不能夠去，那個揚洲的姨太太，身體也過弱，常常抱病，禁不起輪船的顛蕩。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，隨員中，他的學生很多。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，全是中國樣子，或便衣或官服，洪先生最討厭人穿洋服，可是我們在船上喫的却都

是洋餐。我們是過了中秋節，又耽擱些日子纔動的身，到柏林已屆十一月了。

柏林的中國使館（非令館）很是闊氣，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別墅，景物很幽雅，一座長形的樓，有三層高，建築得閎麗曲邃。院的周圍種植了許多花木，到春天，樹青花豔，再配上那茸茸像綠鬍似的細草，真好看極了。樓後有一道小河，能划船，閒暇時蕩漾其中，叫人心爽意適。樓裏面的裝置也頗講究，如宴會廳，辦公室，臥房等等，無一不備。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樓內的右邊，

占了有十幾間房。這房是租賃人家的，房主本來要賣掉它，先索價很低，洪先生不願意買，後來想買又貴了，終于沒有買成。

我去歐洲，只帶了兩個女僕，因那時的人多不開通，一說到外洋，誰也躊躇不敢去，有去的索工資也過昂，這兩個女僕每月的工資就是五十兩銀子。到歐洲感覺着不够使用，又雇了四個洋丫環，工資倒很便宜，一月四十兩，還是她們自己喫自己。洋丫環很會服侍人，體貼極了，比起中國的僕人對主人，還要忠實聽從多多。

我們在歐洲還是喫中國飯。一去時就帶了兩名廚師，烹飪技術都很精，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。後來歸盛宣懷家用了。洪先生對於飲食上最愛講究，也最有研究，家裏每次請客，調製出的菜品，有許多樣是外邊做不來的。使館裏有請客時，我們也是給預備中餐，歐洲人也最愛喫，不過要囑咐廚師把菜作清淡些，減去油膩，因油膩是中國菜的一個大缺點。喫的方法仿洋餐各自分食。他們喫完以後，都極口稱讚，說：「中國菜滋味最美，最好喫。」——這句話可不是容易獲得的呀！因為

那時廚師少，忙不過來，隨便找個人又幫不上手，都是我幫忙，有時候手脚不開的忙上好幾天，纔能弄完，真累極了！最可笑的，是叫洋丫環揀燕窩，她們那裏弄過這個？把眼睛全弄紅了。

我在歐洲還請了一個女陪伴，——這種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質，不過比起普通女僕却高貴，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喫飯，彼此相待的有些客氣。我請的這個女陪伴，沒有什麼事叫她做，除了早晨給我梳梳頭，整日價便陪着我閒玩。我的德國話就是從她學會的。

有人說，我在歐洲的舉止很闊綽，每次由外邊歸來，都有四個洋丫環提着明角燈引導我上樓，這事倒有；不過，我在國內時，也有四個丫環給我打燈籠。又有人說，我在歐洲常常到各跳舞場裏去，那却是一派胡謔，要想一想，我是個纏脚女子，走動起來是如何的不方便，而且我在歐洲就連洋裝也沒有穿過，叫我怎麼跳得起？休說到跳舞場，便是使館裏遇着請客，按照外國規矩，欽差夫人應該出來奉陪，可是我只出來打個招呼，同他們握手，就退回去。洪先生是最反對外國禮節的，常說他們野蠻，

不可仿習。

德皇同皇后，我都見過幾次，覲見時，我穿中服行西禮，鞠躬或握手，有時候也吻吻手。時候常是在晚間，那時宮裏還沒有電燈，全點蠟燭。有名的俾斯麥宰相，我也見過，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，長長的鬍子，講起話來聲音極洪亮。

我住柏林最久，也到過聖彼得堡巴黎倫敦等處，但只是遊逛性質，不幾天便回。我在柏林還生了一個女孩，因生在德國，取名叫德官。

洪先生人雖精明，只是性子太固執，到了歐洲一點洋物也不肯用，還是穿那三道雲式的福字履，布襪子。有一次出去應酬，因多走了些路，回來把脚都磨壞了，我勸他換穿洋襪子，他一味的不肯，苦苦的勸了半天，他纔說，要我做的便穿，我就叫洋丫環做了幾雙，假說是我做的，騙哄了他一下，他纔穿上了。纔到歐洲時，人家都要給他照像，他怎麼也不肯，等我們歸國時，德國人又擬爲我倆製臘像，留在柏林臘人館作個紀念，他更是不肯。不然，現在還能有個少年像在那里。

洪先生在歐洲整整三年，這三年中的生活，除去辦公務以外，差不多全是研究學問。他最懶於應酬，悶倦時便獨自一個人到動物園去散步，回來又伏案看起書來，他的身體羸弱多病，也就是因他用心過度所致。洪先生不懂洋文，連一句洋話也不會說，參攷外國書籍，是一個比國人給作繙譯，常常見他到各圖書館裏去替洪先生尋找材料。他名叫根亞，有個中國姓是金，我們都稱呼他金先生。

這時候，日本在歐洲也有了外交官，他們却都是穿洋服，可

是人家還都瞧他們不起。有一年高麗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國，它本是我國的屬邦，竟越過不顧，把洪先生氣急了，給國內打了多次電報，商辦這件事，後來幾乎弄裂了要回國。

附言：

已往小說中，皆謂賽旅歐時，行爲浪漫，風流勾當頗多，實則，伊係一纏足女子，抵歐時年僅十四，及歸亦不逾十七，以此稱齡，兼之洪文卿又是一個很古板的人，事實上非惟不許，且恐有不能也。故覺伊所云云，

殊堪置信。

朝鮮對俄遣使，正值洪任，爾時我國辦理外交者，大多昏聩無識，不知以屬國無外交權之理由，向各國聲明否認，只管爭些虛體面，什麼『派使須先請示中朝』吧，『派使須先謁華使』吧，當時有所謂『三端』之約：一，韓使初至各國，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，請由中國欵差挈同赴外部，以後即不拘定。二，遇有朝會公讌，酬酢交際，韓國應隨中國欵差之後。三，交涉大事關係緊要

者，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。（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季鴻章致總署電）這箇折中妙法，虧得他們纔想出來！

洪鈞之歿

洪先生由歐洲歸來，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：中間爲採辦軍器，曾被參一次，很是冤屈，這都因他的性子太硬直，辦事容易開罪人，他已忘了，人家却還記在心裏，遇機會便圖報復。那次還虧得慈禧太后平日對他很信任，不然，就了不得了！頤和園裏的那些划冰車小火輪還是洪先生在歐洲時買來獻給太后的。

我們在京住前門外小草廠，後來因太狹窄，又在東城史家胡同買了一所較大的宅子，間數很多，局樣也好，因擬拆去後邊的一部。爲我從新蓋幾間洋式樓房。那想到，家還沒有搬，洪先生就得了病，病時，正值被派監脩東西陵天壇等處的工程。

初得是一種痧氣，恰巧宅裏有個雇用多年的剃頭匠，嫻於針術，常見他給人家治好了病。這時便想教他治一治，洪先生不願意，嗣經我竭力的勸說，纔應允了。扎過了幾針，病果見效，但挨時末久又復犯，這次轉入黃病，請來多少的名醫，也都束手

無策了，就這樣的不治而歿！享年五十五歲。

歿後，朝廷頗加優禮，賞賜的卹金，並派大臣致祭，儀式隆重得很。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陽李鴻藻相國。這時候我真痛苦呀！洪先生一死，京裏除去幾個族人僕人以外，只有我同我母親，親戚朋友們人家是不便給作主張的。我那裏經過這樣事？簡直都弄糊塗了。後來還是有人說，趕緊着先給少爺打個電報，叫他來京奔喪吧，這纔打了去。

裝殮時，我在棺材裏面放了許多珍貴器物，記得有二十幾挂

朝珠，佛頭都是很好的，四個鼻煙壺，兩個翡翠的，兩個白玉的。又燒了不少的衣服。裝殮完畢，棺材的蓋暫沒有上楔，淨待着少爺來，這樣待了有七八天，他纔來到。

洪先生的靈柩是奉了旨特許進城。出的朝陽門，到通州，由運河上船回籍。途中，少爺因有病，也沒有伴靈，抵家後不久就去世了。

附洪鈞小傳：

洪鈞，字陶士，號文卿。先世自歙遷吳，遂爲吳縣人。

幼穎異，家貧令習賈，涕泣請讀書。十八歲補縣學生，
同治三年中舉，七年廷對第一成進士，時年三十。授翰
林院修撰，八遷至內閣學士，中間曾纂修穆宗毅皇帝實
錄，充陝西山東鄉試正考官，提督湖北江西學政。旋丁
母憂，服闋後，簡派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。期滿，受
代歸，陞兵部左侍郎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光緒
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京，年五十有五。著元史
譯文證補三十卷，元和陸潤庠，其親家也，爲校寫付

梓。子路，縣學生，以陰考授通判，改工部郎中，不勝
喪而卒。（參據清史本傳費念慈所撰墓誌銘陸潤庠元史

譯文證補序）



年方少艾
的赛金花

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

洪先生歿後，所遺下的財產很多。臨危時曾對我說：「你跟我一場很不容易，無論守不守；給你五萬塊錢，當年我也有過這話。」這是我歸洪家時，洪先生對媒人說的：「彩雲跟了我，幸而能偕老，便無話說；不麼，我必給她留下相當的資產，使她生活無憂慮。」蓋也覺自己年長，恐不及白頭也。當時我聽着洪先

生的這種遺命，心裏只是難過，涕哭，不敢說什麼，也不知道說什麼。洪先生就把這筆款子交給了我們一個本族兄弟名叫洪鑾的，原意是託他把我送回娘家，替我安置安置。誰想回到蘇州，他昧了良心，把款子私自吞沒，藏匿起來不見我，我派人四下裏尋找，也沒有找着他。還是第二年的冬天，在上海馬路上碰見他，我向他討索，他支吾着說：「新嫂子，你請放心吧！轉過年我一定給你。」轉過年他又躲遠了。因我沒有拿着什麼憑據，也無法同他打官司，歸結便這樣白白的讓他侵吞了。

最初，我本沒想到能脫離洪家。我們少爺覺着我很年輕，怎麼能叫守寡，一般親友們也都不主張我守，我家裏也不願意我守。我同他們一船伴靈到了蘇州，在接官亭便與他們分手，我携帶着自己的東西，逕歸了娘家。從此以後，也就沒有再入洪家的門。我那四歲的女兒——德官，也給洪家留下了，咳！我那裏捨得？後來德官長到十九歲，因病死去。第二年正月裏，我在上海還生了一個遺腹子，生了十一箇月，也夭折了。這都是我的命該如此呀！

脫離洪家時，爲我提親事的很多，有人便勸我不必再醮了，到了上海立個門戶，掙它一萬八千很容易，我一時也拏不定主意，想了想，還是先到上海再說吧。到上海住在拉拔橋保康里，這時候，上海正在繁華，勾欄林立，我一看事情頗能望好，心裏拏定了主意。但須要先找一個人來給撐門立戶，在二月間，就由我的女僕找到了孫作舟，——字少棠，天津人，在天津娘娘宮開過首飾樓。他的父親名在棠，父子倆都喜歡唱戲，也算是津沽一帶的名票。與孫菊仙同族，菊仙是少棠的族叔。他長得並不怎

麼好看，臉上許多黑癍，還有麻子，只是禮格魁武，性子也柔和，故我倆情愛甚篤。他行三，上下都稱呼他「三爺」。

我從洪家出去，因並沒有拏到什麼，手裏很是空虛。這時候須要先墊補許多錢，自己就折變了些東西，還是不夠；又拋着臉向各處借了幾個湊上，合有四五千圓，便在二馬路鼎豐里旁邊的彥豐里賃了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，裏面全帶有傢俱。又化兩千多圓錢包了兩個姑娘，一叫月娟，一叫素娟，姿色都長得够標緻，就教她們挂牌應客，我不出名，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洽的客，也

出來陪陪。這種派頭算是半『住家』半『書寓』。慢慢，想見一見我如人太多了，他們都勸我也挂牌罷，後來我覺着也實在是推脫不開，便歸定每禮拜六禮拜日兩天見客，名子用的是『趙夢蘭』。這麼一來，每到這兩天，真是客人絡繹，車馬盈門，忙得我連喫飯的工夫都沒有。累固累，可也真掙了錢。

這時候滬上名妓所謂四大金鋼的林黛玉金小寶等都在大興里。她們很聯絡我，結拜成義姊妹，勸我也搬到她們那邊去，我倒也很願意，只是嫌那地方『野雞』過多，後來我費了許多力量纔

把她們攆走了，我搬過去工夫不久，傍人都看着好了，都搬了過去，但最低都是長三，沒有再下的。

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級，最上的叫『書寓』，次叫『長三』，再次叫『么二』，再往下就是『花烟館』『野雞』之流了。書寓稱『某某書寓』，長三稱『某某寓』少一書字，么二稱『某堂』。書寓長三的門口都挂着牌子，上面標寫妓女姓名。

很下等的我們不提它：書寓和長三最不同的一點，就是，書寓姑娘全要會唱曲。這是一箇必須的條件，她們在名義上也只是

說担任唱曲，與北方的『清吟小班』性質差不多。客人初到書寓，認識了一個姑娘。姑娘總先要唱一段曲給客聽，這叫作『堂唱』。這在長三，因為不一定要唱，便叫『加茶碗』么二叫『攀相好』。

客一到，熟識的姑娘便出來讓到她的房裏，客若偕有生疎的朋友，就給介紹一下。坐下後，姑娘敬上煙茶，——煙有鴉片煙，水煙，雪茄煙等；還有各樣的乾鮮果品。書寓算是最講究的了，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預備，橘梨，蘋果，楊梅，菱藕，無不應有盡有，任客啖食。

書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，偶然留客住宿，那都是日子已久，客與姑娘的交情很契膩了，姑娘願意留下。長三住宿雖比較容易些，但也須經過相當時間，彼此肄熟以後，擺擺席纔可。

「擺席」，也叫「擺酒」，也叫「開臺面」，這是住宿的第一關，非要經過不可。好排場的客，在那時都要耍一耍活氣，有弄雙臺的，有弄雙雙臺的。擺席的錢不能先付，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，有一種「下腳錢」，是賞給傭媪們分的，却要先給，普通是四圓，大方些的也有多給的。擺席錢是十三圓。

擺席時，書寓姑娘都要唱曲，有烏師在下邊伺候着給鼓板吹笛，終了也要給他們下腳錢。這時候唱的曲，雖然也有京腔了，還是崑曲多，記得常唱的有「佳期」「樓會」「八陽」「思凡」「長亭」「翦賣」等等。

姑娘出局都是坐紅圍子的綠呢轎，用兩個人抬，後面打着一個氣死風燈籠。跟局的大姐同烏師都在後邊跟着走，轎子走得飛快，可是一步也丟不下他們。那時也時與馬車了，有單馬雙馬的，但坐的人還不很多。

那時候嫖娼，差不多全是記賬，按三節——端陽，中秋，除夕——償付，常常也是闊漂賬。

在那時開一妓院，當一妓女，都很难不容易，幾間看得過去的屋子，佈置佈置，便需一千八百，什麼五色保險洋燈，著衣大櫥，自鳴鐘等物，都是不能缺少的。箱籠，牀榻，棹椅，再添上屋裏的些應用的零碎東西，及被褥，四季衣服，首飾等等，真是了不得。就說我吧，出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，三排小簪，每排是四根，全都是翡翠的。梳着五套頭，——當時最時興的樣式——

頭上挂金鍊，帶着瑤瑯銀錶。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顏色深淺遞換。我耳朵上帶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。

當姑娘最講究的是應酬，見了客要有「十八句談風」。陪客時，處處都要有規矩，那像現在「打打鬧鬧」就算完事。

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

南班之前前後後

光緒二十四年的夏天，孫三爺想回天津，就慫恿我也跟他到北邊來。我離開北京已有五六年了，心裏倒也很想來玩玩，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結束了一下，便跟着他到了天津。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裏，工夫不多，當地的人就都知道了，都來捧場，每天

的客總是迎接不暇。我一看事情既然這樣望好，便打算自己開班子，同我母親和三爺商量的商量，他們也很願意，于是就在江岔胡同——那時這個胡同內南方班子很多——租賃了一所房，房底原也是個班子，又接了五個南邊姑娘，我自己也出名應酬客。班子名就叫『金花班』。

在這個時期中，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，有一位楊立山，（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，官至戶部尚書。庚子時，因反對義和團被殺。死後，家人不敢收其尸，伶人姜妙香與交契，購棺殮之，

時人稱義。性情極豪爽，和我最要好，初次見面，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，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。又有一位德曉峯，（名馨，滿洲廂紅旗人，曾任浙江江西巡撫）人也誠懇，和我最投契。這兩位算是我在天津這個時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。

第二天，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，我由天津來京給她拜壽，恰巧德曉峯也在京，事畢後，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，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，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。他們的這番美意，我很難違拂，並且想了想，有他們幾位在

傍關照，也決沒有什麼舛錯，況且，北京又是我最愛的一個地方，隨着就派人把天津的班子收拾起，搬來京裏。

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的鴻陞店內——這時如韓家潭，陝西巷，豬毛胡同，百順胡同，石頭胡同等地方，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像姑，這一帶非常繁華。京裏在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，還算由我開的頭。

我在京裏這麼一住，工夫不久，又經諸位摯好一替吹噓，幾乎沒有不知道『賽金花』的了。每天店門前的車轎，總是擁擠不

堪，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。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，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，便邀我去他們府裏，這一來，我越發忙了，夜間在家裏陪客見客，一直鬧到半夜，白天還要到各府裏去應酬，像莊王府我都是常去的，尤其是莊王府，只有我一個人能去，旁的妓女皆不許進入。

『養二爺』的稱呼。也是從這時纔有的。因為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，名叫盧玉舫，人極有趣，見我幾次面，就想着我拜把兄弟，我竭力的推辭，說不敢高攀，他偏是不允。便換了

盟單，磕了頭。他行大，我行二，從此人們就都稱呼我『賽二爺』。

過了些時，我嫌南城一帶太髒太亂，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，就在刑部後身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一所，便租了過來，搬去還沒有一個月，房東要賣房，我因裝置修飾化了不少錢，捨不得搬走，便打算買了它。同房東豁了豁價錢，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，才要寫契撥款。趕上官廳禁止口袋底（註）的曲班，內城不許立樂戶了，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，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，房

東一見恐怕受什麼牽連，發了慌，房也不租也不買了，只催促着我趕緊搬家，整天來同我吵鬧，我一生氣，覺得還是天津好，就又回了天津。

後來又到京一次，看情形還是不很好，便又返回。這時已是光緒二十六年了。這時班子裏姑娘們出趟門都很難，雖然京津間已通火車，可是沿途上『混混』（即土棍地痞）過多，馬家堡（距永定門數里，京奉鐵路行抵北京的車站，那時即在此。）的混混尤其厲害，常常發生搶劫姑娘的事。我那次來，還是同蔭午樓一塊

兒搭的頭等車，爲的仗着他些保護。

(註) 口袋底，西城一胡同也，附近尙有許多胡同，如月牙胡同、核桃鬮胡同等等。光緒已庚間，這一帶成立了一種曲班，裏面都是姑娘們唱曲，賣茶，猶如今之落子館，已後逐漸增多，其中遂有暗操賣淫業者。時瑞王弟載瀾任步軍統領，聞而禁之。因最初之一曲班卽設於口袋底，故去聆曲者，皆曰逛口袋底，及禁止，亦皆曰禁止口袋底。

義和團

(據義和團戰爭全圖摹繪)



紅燈罩
(據義和團戰爭全圖摹繪)



拳匪猖獗逃京避難

轉過年的春天，天津就有了義和團，說什麼練神拳能避鎗砲，先都說須要童年人練習會靈；後來練的却都是些遊手好閒的人和地痞，正經人誰肯練這個？漸漸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，等過了端陽節，城裏各鄉都成立壇場，差不多遍街全是他們了。他們的裝扮是：紅布包頭，短衣服，腰繫紅巾子，手裏挈着一把大

刀。聽說那時候刀舖的刀都被他們買乾淨了呢。

神能附體這回事，我却不敢說是真是假，可是會親眼見一義和團在院中弄法，只見他作完揖，口裏嘟囔了幾句咒語，舉起拳來請神。一會兒神便伏伏的上了體，兩隻眼睛發直，掄刀亂耍，說也奇怪，照他自己肚上連砍了幾刀：只顯一道道的白印，一些也不會破。問他是什麼神？他道是孫悟空，隨着就打了一蹄拳，有懂得的人說：打的倒真是猴拳。

後來又有了紅燈罩，都是些年輕小姑娘，身穿紅衫紅袴，頭

上挽丫髻，手持紅帽，夜間提紅燈，白天擎着一把紅摺扇，連扇
股子都是紅髹漆的，打扮起來也很鮮豔，只是臉上模樣不大好
看，全帶幾分兇氣。她們修練是找一塊潔淨地方，幾天內便能把
法術學成，據說那時候用扇一搨，就能夠飛躡天際。她們對她們
的首領稱呼「聖母」，後來總督裕祿也信服了，還用黃轎子接
她，其實，就是那運糧船上的一個船婆，我見過她多少次呢！

最初，洋人也真有些害怕，有一次在街上，一個洋人剛下
車，拉車的向他作了個揖，意思是多討幾個車錢，他以為是義和

團請神，嚇得回頭便跑。

後來，義和團越鬧越厲害，便焚燒起教堂來，說有神相助，不燃自着，其實是他們早預備下的煤油柴草在裏面點的。結果也沒有能把洋人燒死多少，人家早已都躲開了。

無論什麼人家都不許有洋物件，什麼洋燈洋傘，有就得趕快毀棄，誰敢不聽從？弄得滿街上都是些木頭塊琉璃屑。可是義和團繫腰的紅巾，也還是洋布。

他們隨便就把一個人抓到壇上，大師兄焚三道表，問問你是

不是好人，表焚後，如果升起，你就是好人；升不起，你就是『直眼』、『毛子』（義合團對學科學及嫻洋文者的稱謂）立刻把你剝死在地，當時冤死的人不可數計！

過了些天，人們傳說義和團要攻租界了，一般住民都驚駭的了不得，街上紊亂極了。我一看不好，我們住的地方離法租界很近，倘若法國人開鎗，頭一家便是我們，於是趕快叫家裏人把能够帶的東西收拾收拾，五月二十那天就逃了出來。走到河邊要雇船，這時候那還有船？找了半天，纔找到一隻破陋不堪，連篷子

都沒有了的小船，也管不得它破不破了，逃命要緊。怎料一上去發覺船竟是個漏的！正在這着急發愁的當兒，天不絕人，恰巧對面又來了一隻船，雖也艱敗，但還不漏，便忙着招呼過來搬了上去。這時候，洋兵正在一個橋上與義和團對敵，砲火忽斷忽起，喊殺連天，我們的船又是必須要從這橋底下穿過的，嚇得我渾身只打哆嗦，跪在船裏，搗着眼睛，一動也不敢動，船夫緊忙的撐船，冒着險纔穿了過去。還算萬幸，人都沒有受傷。

河的沿岸各村鎮，差不多全被義和團佔據了。他們不許有婦

女露面，恐怕沖了他們施展法術。船夫用了一領蓆把船蓋起，叫我們蹲在底下，這樣便不會看見了。一路上檢察的也很嚴，幸虧我身上帶着義和團裏一個頭目那老師的一張名片，遇着有什麼爲難或盤詰，便拏出來叫他們看看，憑着這個得到了不少的通融，等走到了離天津十幾里路的小稍子口，天已昏黑，下了船住在那裏。我們的初意是，暫住幾天，聽聽天津的消息，若能安靜，還希望回去。那料風聲一天緊似一天，消息一天壞似一天，都說洋兵已佔據天津，水師營全被打敗了。這時候已見着有成羣

成夥的敗兵逃下來。我一看這情形，心裏慌起，有些人就說通州最好，是有名的「太平州」，永不會遭劫的。我聽了這話，也沒什麼旁的主意，只好就逃往通州吧。

到通州，住在一家店裏，名叫長發棧，包租了一個跨院。我們的人也還不算少呢，連姑娘帶男女傭僕總有十好幾個。

真也是倒霉！我們在天津時，因預備逃難，把銀子全換成了金子，爲是便於攜帶，換時，金價正漲，受損失很多；等到現在，金價又大大跌落，一兩金子纔值幾十吊制錢！

在通州住的進了七月，外面風聲越發緊急了，通州城裏的有錢人家都紛紛逃難，我一看這個太平州也恐怕要不太平，還是上北京吧，那裏總比較要好些。這時，他們都勸我不要走，因路上兵匪過多，任意搶掠，着實危險。只是我的走意堅決，誰說什麼也不聽。叫他們把東西全捆打好了，我自己把些最值錢的珠翠等物，偷偷的裝在一個舊茶葉筒裏，帶在身上。又用很新的洋綉絲棉被，換了人家兩條破舊的布被子，爲的舖在車上，遮人眼目。化七十五兩銀子雇妥了兩輛轎車。一清早。把東西都藏在車箱

裏，蓋上那兩條破被子，就出了通州南門

剛走出不遠，見前面有許多官兵檢查行人，那裏是檢查，簡直是搶東西。其中有兩個官長還嚷着『不許你們拏人家的東西呀！』這些兵怎麼能聽這個，只管胡翻亂搜，東西拋得滿地皆是。我們那兩個趕車的一見這種情形，無論如何也不肯往前走了，說：『我們還是回去吧！七十五兩銀子不能不要命。』我聽着這話又急又氣，對他們講了許多好話，祇是一味不聽，我真恨極了！這時候，身上還帶着人家送給我的—隻手槍，恨不得掏出

來，一槍把他們倆打死，但心裏雖是這樣想，手却是軟的，怎麼也下不得手。終于又跟着他們往回走。走到城底下，我還是一心想去北京，叫車子載着東西同幾個姑娘僕人進城，仍住在長發棧；我同我的母親孫三爺又步行下來。我心裏已拏定主意，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。

走了幾里路，實在覺累，便坐在了道旁歇息，一會兒來了十幾個兵，他們說是送裕祿靈回來的，也坐在一塊兒同我們攀叙，我看出來他們沒懷什麼好意，可是又不敢不敷衍。他們總是鬼頭

鬼腦的端詳我，端詳了半天，一眼看見我的那隻舊茶葉筒，便道：『這個茶葉筒子倒很好看，送給我們吧！』我一聽這話就一發怔，怎敢說不給，踉了下脚，把心一橫，說：『好，你們拿去吧！』把這些最值錢的東西一失，我心裏十分難過，精神怎麼也扯打不起了，三爺便挾着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挨，路又不平，天上還下着濛濛的細雨，渾身通淋濕了。走到一個地方名叫八里橋，我的鞋底全磨破，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，心裏想，這還有什麼活路，倒不如跳在河裏死了痛快，緊走幾步，到了河邊就要往

下跳，孫三爺一把手拉住我，勸道：『這麼淺的水，就跳在裏面也淹不死呀，還是慢慢的走吧！』我心裏一陣難受便大哭起來。

正在這時，後邊來了一羣馬隊，還帶着幾輛砲車，看見我這哭哭涕涕，狼狽的樣兒，爲首的那個官長——後來問了問，知道他的稱呼是『玉四爺』——便問：『你們是爲什麼？』三爺就把我實在累得不能夠走了的情形告訴了他，他點了點頭，又問：『她可會騎馬？』我在一旁聽得這話，忙着答應了一聲：『會騎。』我何嘗會騎，只是爲逃掉這條性命，盼望着能走就得了。玉四爺拉過

來一匹馬，又教了教我怎樣勒韉，怎樣騎坐。可巧這匹馬又沒有蹬，三爺只好抱起我向馬上放，玉四爺一見立刻就照着他的耳朵攞了一下，罵道：「你怎麼連伺候人上馬也不會？你伏下身子，讓她蹬着你，不就上去了嗎？」三爺挨着打，一聲也不敢作，老實實的把身子伏在地下叫我蹬。

我騎上馬，跟在砲車後面，緩緩的走着，唉！那裏騎得了，身子不是歪一下，就是斜一下，我用足了勁抓住韉繩，一些也不敢手鬆。這時候，雨還是下，渾身的衣服全被雨淋得濕透了。

走了一會，回過來頭一看，把我母親和三爺都丟得很遠。我母親也是纏腳，又上了幾歲年紀，怎麼能追得上我們？想等等他們吧，又不敢說，這時心裏便禱告：『求老天爺讓前邊的砲車掉在溝裏。』禱告纔完，只聽咕隆一聲，果然有一輛砲車掉在溝裏了，我不由得念了聲：『阿彌陀佛！』等到把砲車抬出，我母親和三爺也趕到了，於是又向前走。

走到一個村子，名叫八里莊。進了村，敲開一家的門，出來一位老太太，把我們都讓了進去。我們這些人簡直是又餓又乏。

她給我們煮了一鍋小米稀粥，又端來一碟醃蘿蔔，我喫了一口，鹹得不能下咽，我活了這麼大，那兒吃過這些東西？這位老太太對我說：『前天我們這村裏被兵搶了，有些年青婦女也都被他們強奸，還逼死了幾個！現在婦女們都藏在山裏去了，村裏只剩下些年老的，我明天一早，也要到山裏去。』說話時不住的咳聲嘆氣。玉四爺同他的馬隊喫完飯，喝了些水，就要動身，當晚還要趕到北京。問我們走不走。我們實在是累得走不動了，只好謝謝他，說了句：『京裏再會吧！』他們便去了。這時候，我因歇

了一歇，累勁發上來，渾身酸痛，想要睡覺，老太太說：「後面倒有兩間空房，只是停着兩口棺材，你們怕不？」我那還顧得那許多？就請她領我們到了後面，剛睡下，只聽外面人聲馬嘶，越來越近，一會兒前邊有人敲門要水喝，原來是天津的兵敗下來了。我們又都起來幫着老太太，給他們燒了一夜的水。到天亮，那位老太太要到山裏去了，也讓我們同去，我還是一心要奔北京，向她謝了謝，就又趕奔北京而來。

在下午，好容易纔走到東便門，來到城下一看，城門已經關

閉，叫了半天也沒有人理會。待一會，跑來一些馬隊，城上纔答話，說安定門還開着，可以進來。可憐我們一夜沒得睡，又從早晨到此刻滴水粒米未進口，還只得忍着飢渴，順城牆的小路，又趕奔安定門。路上聽那很高很深的高梁地裏，傳出來女人的哭喊聲，求救聲，嚇得我藏藏躲躲。孫三爺便拖着拚死的向前疾走。

到了安定門，天已發黑，我就靠在一家剃頭棚的門外，再也動彈不得了。慢慢，有許多人圍攔來看我們，問我們沿路的情

形，到什麼地方去？我們把路上的情形告訴了一遍，並且說，我們是來投許大人的，——即許景澄，我同他太太是乾姊妹，來京原打算先投奔他家。當中一個年輕的人聽了，用手指給我們那邊的一隊人道：「你們看，那些人就是剛斬許大人回來的！」（庚子七月初四日殺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，二十七日殺戶部尚書立山，工部尚書徐用儀，內閣學士聯元，五人皆因反對義和團，指爲通夷被禍。）我聽了這話，如同冷水澆頭，幾乎暈絕過去。只好央告這些人，救救我們先要度過這一夜。還算好，

其中有一位老者，很慷慨的說：「到我家去吧！」他說着就找來一輛小車子，把我們推着到了他家。

他家在後門方磚廠，一個很大的院落，當中擺放着許多魚挑子，原來是個作魚行生意的。進了屋子，我們喝了一點水，我母親已經有兩天沒有吸煙了，這時很想吸，這位老者不知從什麼地方替她找來一支破水煙袋，又找了些火紙。我想，我們今晚總算有住所了。那想到，一會兒對面房裏一女人忽然罵了起來，嚷着說：「你這個老東西，不要命了把！從什麼地方推來的二毛

子，你還想活不？」一聲一聲罵個不休。我們在屋裏聽着她罵，心裏實在有些聽不過去，都低下頭想法子，忽然想起從前有一僕人叫杜陞，人很忠實，住家在定王府對過，我們就打算投他去。老者說：『我既然要救你們，就救到底，還是我用車推你們去吧！』這時候，天空中的槍彈刷刷的亂飛，砲聲隆隆的直響，我縮在了車上一動也不敢動。

到了那裏，找着杜陞，老者就告辭要回去；我們着實感激他的這番好心，我把我身上還剩下的幾串錢取出送給他，他無論如

何也不肯收，說：『我救人救到了底，心裏最痛快了！錢是不要的。』說着推起車子，道了一聲：『再見吧！』便走去，像這樣的好人真是難得呀！

這時杜陞家裏也一點喫的都沒有了。隔壁一家有棵大棗樹，我們有時就打下些棗來煮煮充飢。過了兩天，搶起大街上的糧食店來，杜陞也跑出去搶來些米麵，這纔有了喫的。

我在杜陞家裏，有一天晚上，對們一家忽然着起火來，四鄰都跑去救火，只見那家的老爺，穿的整整齊齊的朝服，掛着朝

珠，眼巴巴的望着火，見人們來救，便嚷道：『好鄰家呀！你們千萬不要救，你們要救，就是害我！』這時，從火窟中跑出來兩個光頭小孩，那位老爺一見，直叫：『孽畜！孽畜！』自己奮身就要往火裏跳，大眾趕着上前拉住。後來聽那家一下人說，他們老爺在內務府當差，看見洋兵已經進城，就打下殉難的念頭。前一天把傭僕們都開發走了，到這晚，叫他的太太，少爺，少奶奶等，每人抱一束乾草在屋裏燃起，自己等着火着起來，再往裏跳。跳出來的那兩個小孩，就是他們的小少爺，太太同大少爺少

奶奶等都燒死在火裏了。第二天，我們還看見那位老爺帶着兩個小孩來燒過一回紙。（據庚子京師褒卹錄所載，殉節被難者，有二千人之多，此舉固無何補於國家，但這種『舍生取義』的精神，確叫我們欽仰不已！）

附錄：

庚子年，拳匪弄禍，自春迄秋，凡四閱月，把京津一帶鬧得天翻地覆。等到辛丑約成，賠款至四百五十兆兩，我國從此一蹶不振，思之殊心痛也！今將庚辛諸史籍所載拳匪之驕縱誕妄舉動，及地方所受蹂躪，檢其要者，

抄幾段補作參看：

「五月十九日，燒宣武門大教堂，……是日，余適退值經此，見彼輩所謂大師兄者，紅布帕首，手持長刀，於屋之四周以刀劃之，若分界限然者。劃畢，告左右鄰居無驚恐，所燒祇教堂，火不出界外。已而兩手持香向拳民喃喃誦呪。少頃，一縷青煙，自其堂中起，火勢騰上，不旋踵全屋煨燼。」（王彥成庚子西巡大事記卷首）

「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，無不被掠一空。其先至者，

峰擁入室，以刀破箱，出衣物於庭中，揀佳者取以去。甫去，而他匪又至，則取其次者，約數起而衣物告罄矣！其銀票等物，亦必搜攪淨盡，其或閉門不納者，匪卽踰垣而入，放鎗以恐嚇之，然後飽掠以去。設與爭論，卽被擊斃，如所掠尙不滿意，卽火其居，時滿街塞巷，無非搶物之匪徒，而兒啼女哭之聲，尤使人聞而心碎。街市間，屍骸橫臥，亦難數計。顧各處雖多被搶，尙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，蓋與使館爲鄰，故

受禍尤慘也。」（同上）

「（五月）二十日，庚申，大禍作矣！團匪結隊燒大柵欄，德記洋貨肆，又焚屈臣氏藥房，自大柵欄及觀音寺，出珠寶市至廊房頭二三巷，門框胡同，紙巷子，煤市街，西河沿，西月墻，至荷包巷，上撲正陽門樓，飛燄入城。自棋盤街，東交民巷，近城南御河橋一帶，直至台基廠肅王府以東，至單牌樓三條胡同，俱成焦土。」（林紓京華碧血錄）

「鼓樓東大街劉家胡同口教堂洋樓特高。……少頃，三義廟拳壇下令，合郡商民戶戶焚香，高聲誦佛，又令喊殺助威。一時腳聲殷地而來，爲首一大師兄操異鄉音，髮已間白，拳衆皆舉香握刃至堂前，轉身向東南跪伏，倏焉起立，喊殺震天地。大師兄率衆焚香擲去，齊呼燒燒，着着着，又令商民同聲呼叫，火光熊熊，自下而上。……鄰居驚慌恐延及，擬灌救之，拳匪曰：「此神火，斷不旁延一椽一柱。」乃祝融無情，竟延燒廿餘

戶，計房數百間。……羣匪又齊集鎮署前教堂，匪首率衆作爲如前狀，全堂燼焉！」（僑析生生津拳匪配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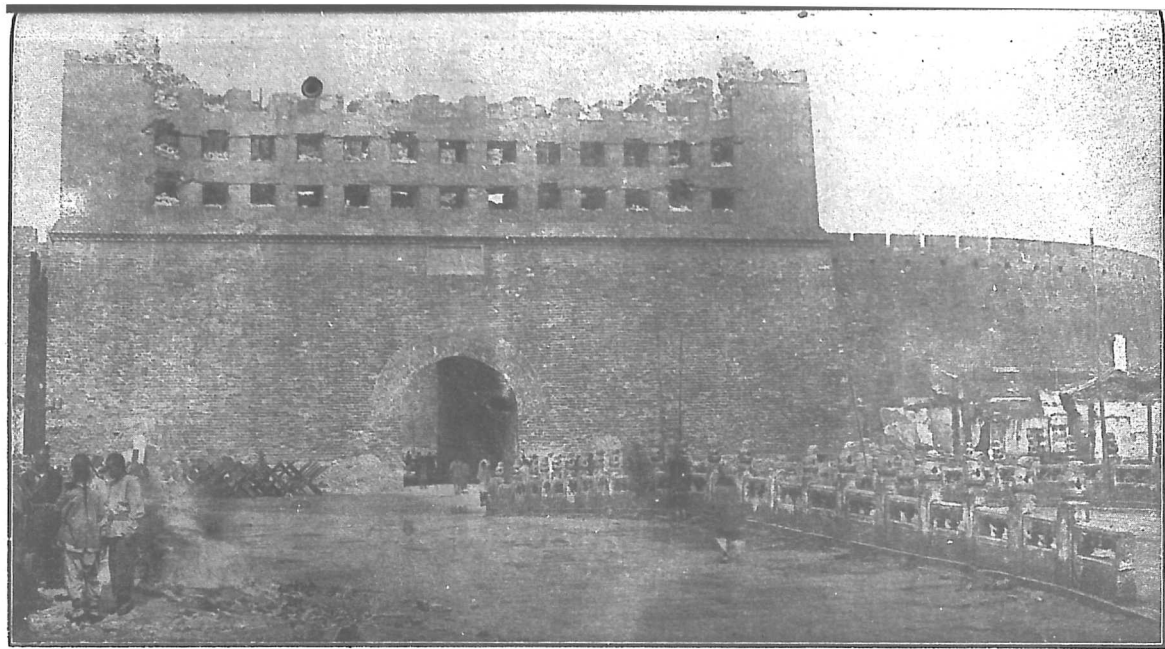
「旋劫掠宮北新泰興洋行，與恒慶錢局爲鄰，掠洋行一空，隨入錢肆，見有存銀錢櫃，匪又喘而呼曰：『此地雷鐵箱也，揮六匪昇而行。……旋劫估衣街播賊鐘表行，誤花露水爲洋酒，一飲而盡，殊不甘旨，怒而碎其餘。又指得律風爲地雷機器。掇得皮人一具，握之戛然有聲，乃持刀而呼曰：『妖怪！妖怪！』擬握之使碎，

一握一鳴，愈握愈怒，舉刃猛斫，一指落矣，暈於地，羣匪昇之去。播噦罄矣！金表皆入匪腰。」（同上）

「由津……一直至於北京城下，只是一片荒涼毀掠之景而已。沿途房屋未經被毀者，極爲罕見，大都早已變爲瓦礫之場。凡建築較大之物，如廟宇之類，則至少內部會受重大毀損，所有佛像以及其他偶像，皆已打成碎塊。……從大沽經過天津，直到北京之路綫上，至少當有五十萬人，變成無屋可居。」王光祈譯庚子驍軍統帥

瓦德西拳亂筆記

清光緒廿六年的北京正陽門城樓（凡二重外樓燬於拳匪內樓燬於洋兵）



結織聯軍統帥瓦德西

在杜陸家住着，天天總是耽驚害怕。這時候街上紊亂極了，槍聲砲聲不斷的響，站在院裏看見那四外被燒房屋所升起的烟火，濃煙如雲，火光滿天，令人不忍卒視。我們用木槓撐住了大門。天剛亮，便爬上房藏在壟溝裏，傍晚纔下來，在屋內地下鋪一領蓆，夜間就倒在上面睡。

後來洋兵進城了，西太后同皇上都逃出京去，人心惶惶，謠啄四起，有的說：『洋人要坐皇上啊！』有的說：『洋人要從新再扶保一位有福的出來坐皇上啊！』

過了些天，稍見平靜。我在因那里生活沒有辦法，就想着往南城搬，這時街上全是洋兵佈崗，盤查行人嚴極了。我挺着膽子帶了我母親，還有孫三爺向前疾走，一路上遇到幾次攔問，幸虧全是德國兵，我會說他們的話，占了許多便宜，不然，便要喫苦了。

到南城，房子很不容易找，就暫住在李鐵拐斜街一家熟識下處的門房裏。這時南城的洋兵很多，最無紀律，整日價在外邊喫酒尋樂，胡作非爲。有一天晚上，聽見外面一陣格登登的皮鞋響聲，一直往裡院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又走出來，站在我們房前敲門，我怎敢給開呀？他們見不開門，就用腳猛踹，我看這情形不好，不開門是不行，便忙着答了聲，把洋蠟點着，開開門讓他們進來，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，他們的舉動先是很不禮貌，後來見我能說德國話，又向他們問德國的某官某先生，他們不知我

有多大來歷，便對我顯出了狠恭敬的樣子。坐了一會兒，他們要走，對我說：『回去一定報告元帥，明天派人來接，請在家等候，千萬不要躲開。』

翌晨，果然派了兩個護兵，套着一輛轎車來接我。到了他們兵營裏，見着他們元帥瓦德西，——我同瓦以前可並不認識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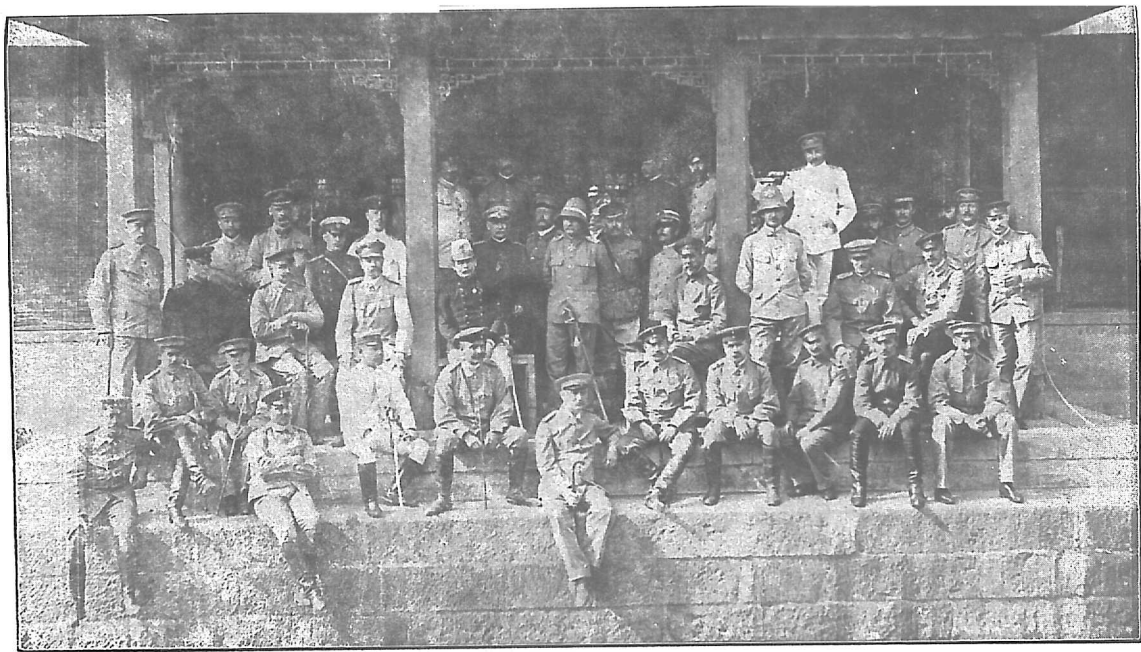
他問我：『到過德國嗎？』我說：『小時同洪欽差去過。』又問：『洪欽差是你什麼人？』這時候我却撒了一句慌，說：『是我的姊丈。』他一聽，喜歡極了。我們越談越高興，很覺投緣，當下就

留我一同喫飯。喫飯時，我乘便就把我怎樣從上海到的天津，因開義和團又逃來北京，途中狼狽情形及到京後生活的困難，對他訴說了一遍。他聽了很表同情，只見他同傍的軍官低聲噥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，隨着便拿出來兩套夾衣服，都是青緞繡花的；又取出一個小箱子，裏面裝着一千塊錢，都是現洋，對我說：『東西很少，請先拿去用吧。』我正在這窮愁交錯的時候，遇到這樣優待，心裏實感激，忙着謝了謝，便收下。

一直待天黑，我要回家了，瓦德西很捨不得叫走，千叮

嚀，萬囑咐，希望我能常常來他營裏，又親自把我送出來多遠，我倆纔握手而別。

從此以後，差不多每天都派人來接我，到他營裏一待就是多半天，很少有間斷的日子。



庚子時聯軍將帥在南海聽鴻樓前合影
(中立佩軍刀者即統帥瓦德西氏)

聯軍肆虐維護京人

我初次見瓦德西時，他對我說，他們乍到北京，人地生疎，種種軍需，都還沒有辦法，請我幫助辦一辦。我聽了這話，很覺爲難，無論如何我總是女子，糧台大事，那有經驗？便竭力的推辭。怎奈他一味的不允。過幾天，我到他營裏，他又對我說，請幫助辦辦，叫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推辭了，纔騎着馬——這

不似在通州郊外了，也有膽騎了——有幾個小軍官陪着，到街上去找各商戶。這時候，誰還敢出來？只見兩傍的舖戶住家都緊閉着門，路靜人稀，荒堆破壁，呈出來一種悽慘的景像！

在這種情況下，叫我怎麼着去找呢？想了半天，只好挨着戶去敲門罷。結果有幾家出來，我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不必害怕，洋人是最講道理不過，公買公賣，不欺不瞞，現在要辦糧台，由我主持。你們誰願意承辦，就請到琉璃廠羅家大門去找我，——這時我已搬在此處——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。」經我這樣一

說，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來找我，表示願意承辦。我一見有人敢承辦，心裏很是歡喜，立刻就帶着他們到了德國兵營，把一切承辦的手續全商議好，又給了每家一面德國旗子，叫插在門首，爲的來回搬運，不受人欺擾。這些承辦人後來差不多都發了財，至少的也賺得幾萬。他們的貨物定價太貴了，一個雞蛋賣五分銀洋，比較平日增高了好幾十倍。

洋兵纔進城時，一點紀律也沒有，任着意兒姦淫搶掠，京城婦女因之戕生者，不知道有多少！他們最大的仇敵就是義和團

了，只要見着一個情形稍有些可疑的，便指是義和團，也不問究竟是真是假，立刻按倒就殺，這也算是一種因果報應吧，在一個月以前義和團也正在這樣的殺他們呢！我每次出去，只要碰着了這樣事，就急忙跑過去，說：『他不是義和團，我敢擔保，我敢擔保。』這時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認得我，見我一擔保，他們就放開了。就這麼着，很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。待後，我乘機向瓦德西說：『義和團一聽你們要來，早逃竄得遠遠的了；現在京城裏臉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民人，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義和團

的害了，現在又被誤指是義和團，豈不太冤枉？」瓦聽了我這話，便信以為實，隨着就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兵士們再在外邊隨便殺人，洋兵見到這道命令，行動才稍稍斂迹。其實，那時北京城裏當過義和團的人還多着哩！

這時候，洋兵對待中國人不論你是官是民，是年邁，是幼小，只要用着了，就隨便拉去充苦力。你的力量若薄弱不能勝任時，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頓。在街上，常常看見一個弱不勝衣的白面書生，或皓首龍鐘的老頭兒，拚着死替他們抗東西，叫人看着心

裏實在難過！有一天，作過都御史的陳璧也被洋兵抓了苦力，我一見真急了，我同陳是很要好的朋友啊，趕緊着跑了過去，對他們說了說，纔解脫下來，咳！這時候簡直成了亡國的狀態了。

因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了害，德國兵也就最恨中國，尤其恨慈禧太后。他們一到北京，就在各處裏找她，打聽她的踪跡。他們常氣憤憤的對我說：「中德兩國的邦交，素來很和睦，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我們公使給害了？那都是這個老女人的意思，非得把她的肉剝成一塊一塊，曬成了乾子帶回國去，方能

消恨！「我總是勸解他們，說：『害死你們公使的，不是太后，是義和團。她整天價住在宮裏，又不常出來，怎麼能曉得外邊的事？』他們又問：『她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去了？』我說：『誰也不知道她躲在什麼地方去了。』」

「養二爺」這個名兒，在那時，也弄得傳遍九城，家喻戶曉了。每天擎着名片來謁見我的人，一個挨一個，有爲聯絡情誼的，有懇求代爲說項的。我這個人又是『有求必應』，生就來的一種好攪閒事的脾氣。有些王公子弟便拜我作乾娘，爲的當成了親

戚走動，好借些護庇。

這時候，我練得很會騎馬，人家見我喜歡這個，也就買馬送給我，我自己遇着好馬也買，我有四匹最好的馬：一叫鐵皮青滾地雷，一叫烟薰驊騮，都是一色純青，好驪頭，稱得起上驪之選的；一匹小高麗馬，是內務府宗二爺送給我的，個子雖小，却極健幹，又好勝，同大馬在一齊走時，牠不許大馬在牠頭裏走；一匹『墨裏藏針』的騾子。我出門的時候，常是騎馬，也不走很快，後邊跟着幾個僕人和馬伕，大家一望便知是賽二爺過來了。京裏

人同我感情都算很好，有一次，我正騎着馬在街上走，看見一個十幾歲的小孩，手裏拎着個瓶子，裏面打的醋。我問他：「你買醋作什麼？」他答：「喫餛飩。」我說：「回家告訴你媽媽，多包點兒，饒二爺一會兒到你家去喫餛飩。」這家果然就包下許多餛飩子等着我，我不過是閒磕牙罷了，那裏好意思的真擾人！

北京的街道，那時太腌臢了，滿街屎尿無人管。洋人最是嫌膩這個，便下了個命令，叫商家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，倘有一點污穢，查出來是先打後罰，他們這種辦法，固然太厲害些，

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賴以潔淨了許多。後來西太后廻鑾抵京，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，又乾淨，很是歡喜，很誘讚洋人們能幹，

附錄：

聯軍挾戰勝之餘威，入據京城，行動無所顧忌，任着意，兒姦淫搶掠，實堪痛恨！惜庚辛史籍對此事記載多不能詳。茲略錄數節於此：

「聯軍皆大掠，鮮得免者。其祖匪之家，受傷更烈，珍玩器物首皆掠盡。……婦女虛受辱，多自經，朝衣冠及

鳳冠補服之屍，觸目皆是。有自經久，項斷屍墜者。

（羅惇勳拳變餘聞）

「聯軍佔領北京之後：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。……在英國方面，關於此類行軍特長，却曾被以一種特別方式。所搶之物，均須繳出，一齊堆在便館大屋之內，加以正式拍賣，如是者累日。由此所得之款，按照官級高低，加以分派，其性賞賂如戰時掠獲金。因此之故，無一英人對於搶劫之事，視為非法行動，而且英國軍官

曾爲余言曰：印度軍隊，對於戰勝之後而不繼以搶劫一事，實絕對不能了解。所有此地各國軍隊，無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，最善於尋出各處密藏之金銀寶物。在日本方面，則對於此種掠奪之物，照例歸於國家。由此所得之欸，其數至爲少。據日本某將軍之報告，只天津一處搶劫所得者，即有二百萬之多。至於美國方面，對於搶劫之事，本來禁止，但美國軍隊頗具精明巧識，能破此種禁令爲其所欲。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似乎

頗稱粗野，而且同時盡將各物毫無計劃的打成粉碎。此外法國軍隊，對於各國軍隊（之搶劫行爲）亦復絕對不會落居人後。」（王光祈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）

「八月初六日，洋使入內宮瞻仰，各街巷漸有人行走，有賣菜者早半日可買，午即收，仍閉市。自洋兵入城，無日不入民居搜求什物，衣箱書籍均倒置而傾出之，十室九空，非止一宅一人也。初八日行路人漸自比昨日多些，然耳語者甚衆，仍帶倉皇淒涼之色，良可憫

矣！十二日晚，洋人入宅大掠，前此小掠不計也，至是已十餘次入宅矣，余均聽其搜取，且日日出門頗失迎逐也，呵呵！」（某氏庚子日記錄要）

儀鸞殿之失火

說起宮裏失火的那回事，便想起一般無聊的人，捏造蜚語，作踐我的可恨了！他們說我，天天夜裏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龍床上，有一天，睡到半夜，着起火來，我倆都赤裸着身子，由殿裏跑出。這簡直是污辱我，罵我。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，但彼此間的關係，却是清清白白，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，也非常

的守規矩，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。這都是有人見我常常同瓦騎着馬並轡在街上走，又常常宿在他的營裏，因此便推想出我們有種種不好的勾當來。

瓦德西雖住在宮裏，可並不在殿裏睡，他是在儀鸞殿（在西苑）的旁邊，覓了一塊靜潔而又風景幽麗的地方，搭起一個帳篷，辦公睡覺差不多全在裏面。那次失火是因爲幾個兵士的不加小心，損失還很不小，把一個參謀長燒死在裏頭

他們的那些軍官感覺到寂寞的時候，到也找我個姑娘來陪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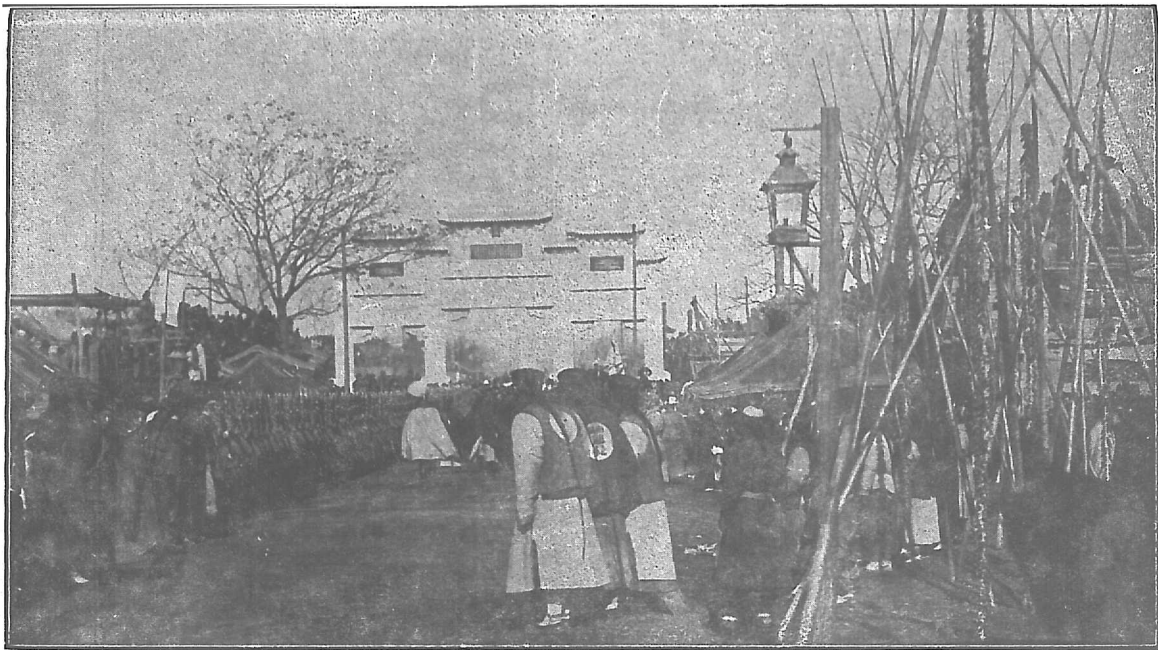
喝喝酒，常是懇求我給他們作介紹。我推辭不過，便派人到外邊去叫，叫來的都是些班子裏的姑娘，她們因貪圖掙錢，也都很願意來。來一趟是給一百塊錢。她們在裏面去陪酒時，我獨自一人便在傍屋內閒坐，悶了就燒口鴉片煙抽。我的烟癮就是在這時習染上的

瓦常常對我說：「宮裏的東西，你喜愛那件，儘管拿走，沒有什麼關係。」我總是想：皇家的東西，民人怎麼應該隨便拿着走？口裏只好說：「謝謝」便算了。有一個「五福捧壽」的盜盤，

釉質彩繪都很精細，款式也好，瓦用它盛水菓，我一見很喜愛，他就說：『送給你吧。』立刻就要派人給我送到家去，我忙着說：『等一等，我自己帶着走。』這樣纔敷衍過去。我怎麼能隨便拿宮裏的東西呢？

瓦回了德國，還連着給過我幾封信，我都是託一個留德的學生替答覆，因我只能說德國話，不能執筆寫文。後來那個學生離開了北京，無人代我寫信了，漸漸的音問遂疎。

克林德紀念牌坊落成時攝影（歐戰後挪
在中央公園改名公理戰勝始雪前恥）



議和時之諄勸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

當開和議時，態度最蠻橫，從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國了。他們總覺着死了一個公使，理直氣壯，無論什麼都不答應，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，她一心想替她丈夫報讐，說出來許多的奇苛條件，什麼要西太后抵償罷，要皇上賠罪罷，一味的不饒，把個全

權和議大臣李鴻章弄得簡直沒有辦法了。我看着這種情形心裏實在起急，又難過，私下裏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勸說了有多少次，請他不必過於執拗，給中國留些地步，免得兩國的嫌恨將來越結越深，瓦說，他倒沒有什麼不樂意，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辦。於是我便自告了奮勇，作了個說客去說她。

我見着了她，她對我的態度還很和靄，讓我坐下，先講了些旁的閒話，然後我便緩緩的向她解釋，說：

「殺貴公使的，並不是太后，也不是皇上，是那些無知無識

的土匪——義和團，他們闖下禍早跑得遠遠的了。咱們兩國的邦交素來和睦，以後還要恢復舊好呢，請您想開些，讓讓步吧！只要您答應，傍人便都答應了。」

她道：

「我的丈夫與中國平日無讐無怨，爲什麼把他殺害？我總要替他報讐，不能就這麼白白的死！」

我說：

「讐，已算是報了。我國的王爺大臣，賜死的也有，開斬的

也有，譬還不算報了麼？」

她又道：

「那不行，就是不要太后抵償，也要皇上給賠罪。」說這話時，她的態度表示很堅決。我想了想，遂說：

「好吧！你們外國替一個爲國犧牲的人作紀念，都是造一個石碑，或鑄一個銅像；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，却是豎立一個牌坊。您在中國許多年，沒有看見過那些爲忠孝節義的人立的牌坊麼？那都能够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！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

的，把他一生的事蹟和這次遇難的情形，用皇上的名義，全刻在上面，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了。」

經我這樣七說八說，她纔點頭答應了。這時我心裡喜歡極了，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。聽說條約裡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！

這個牌坊就豎立在東單牌樓北邊，克林德遇害的那個地方。等到民國六年歐戰告終，德國戰敗了，中國政府把牌坊拆除，挪到中央公園（今中山公園），改稱公理戰勝牌坊。當時曾舉行過一

個盛大的紀念會，他們因我和這個牌坊有些關係，也邀請我去參加。那天蒞會的人很多，錢能訓段祺瑞諸先生都有演說。會後還合攝一影，裡面有個女子，站立在前排，那便是我。

附錄：

奕劻李鴻章等所擬就之克林德碑文：

「國家與環球各國立約以來，使臣歷數萬里之遠，來駐吾華，國權所寄，至隆且重。凡我中國臣民，俱宜愛護而恭敬之者也。德國使臣克林德，秉性和平，辦理兩

國交涉諸務，尤爲朕心所深信。迺本年五月，義和拳匪闖入京師，兵民交訖，竟至被戕隕命，朕心實負疚焉！業經降旨特派大臣致祭，並命南北洋大臣於該使臣靈柩回國時，妥爲照料。茲於被害地方，按其品位，樹立碑銘。朕尤有再三致意者：蓋睦鄰之誼，載於古經，修好之規，詳於公法，我中國夙稱禮義之邦，宜敦忠信之本。今者，克林德爲國捐軀，令名美譽，雖已傳播五洲，而在朕愧惜之懷，則更歷久彌篤！惟望譯讀是碑

者，觀物思人，懲前毖後，咸知遠人來華，意存親睦，相與開誠布公，盡心款洽，庶幾太和之氣，洋溢寰區，既副朝廷柔遠之思，益保亞洲昇平之局，此尤朕所厚望云！」（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五）

墜馬中傷

這是我一生最危險的一樁事，現在想來還爲之戰慄不已！

有一天下午，我騎着那匹名叫鐵皮青的馬，到王長林家去閒玩，——長林同我們孫三爺是拜盟兄弟，這時他雖已搭班演戲，但還不甚紅。——玩了多半天，天已深黑，我就派僕人回家去拿燈籠，因出來的時候，原想早些回去，沒有帶着。僕人去了很大

工夫，也不見回來，我等的起了急，不耐煩再等，就要獨自騎馬回去。長林竭力攔擋着不叫走，說：『再等一會吧！若還不來，我送您回去。』我覺着沒有什麼要緊，全是熟路，一個人不能够回去？便道：『我自己能够回去，你們給我一個燈籠好了。』長林的兒媳婦就忙着給我點了一個燈籠，我上了馬，把燈籠挂在馬韉上，便緩緩的走下來。

走到了陝西巷口，快要抵家了，忽聽得那邊一陣轆轤的車聲，嚇得我一發怔，定睛看時，原來是跑下來一輛驚車，我的馬

一見，驀的吼了一聲也狂奔起來，牠往前跑，那輛騾車就在後面追，把我吓得亂嚷大叫，這時候差不多已在半夜裏，舖戶住家都關門睡了覺，街上很是冷靜，所以那麼嚷叫，也不見有個人出來。我的馬是飛也似的跑，我怎麼勒也勒不住牠，只好就伏下身子緊緊的抓住了馬鬃，隨牠去跑。等跑到了韓家潭，路很狹窄了，我怕把我的腳撞在旁邊牆上，就趕忙丟開蹬，這時馬往上一竄，一下就把我扔下來，跌在一家門首的石階上，立刻便暈了過去。後來聽他們說，那輛騾車緊跟着就要到了，幸而被人截住，

不然就把我軋了！

亂了這麼半天，人們纔聽見，跑出來進前一看，說：「呀！了不得，這不是賽二爺麼，快快扶起來！」那時血已從傷處淌下，染了一身。我還記得，那天穿的一身很漂亮的衣服：雪青洋綢裏的庫緞大襖，外面套四鑲的巴圖魯坎肩，腰間束一條銀白色綉花巾子，一雙新快靴。待一會兒，我家裏得了訊，都忙着跑來，用布把我的傷口裹好，抬回家去。

京裏的一班摯交們，得着訊都來看視，有的便薦大夫，

瓦德西也派來了一個軍醫。

這時候我頭上還梳着大辮子。大夫把我的頭髮分開，剪下一束，用藥水洗了洗傷口，敷上些白藥粉，外面用藥布裹住，據他說：『離後腦僅還隔着一層薄膜，若要再破了，腦漿便流出。』這是多麼危險哪！

過了幾天，知道的人更多了。各方送來很多的滋養藥品；什麼人參鹿茸等等。我這一摔，倒惹得人家化了不少錢。

瓦德西隔幾天就過來看看我。這時，再有兩月他就要回國

了。臨走以前，還親自給我拿來的葯，對我說了許多安慰話，相對歎叙良久，才挹挹的各道珍重而別！

我的傷一直轉過年開春，纔完全長好。

班妓服毒已身受禍

自從庚子那年由天津逃難到了北京，就常住下去。這時候，雖然家裏也有幾個姑娘，總算是『住家』的派頭，也不隨便接見客，來的人都是些熟朋友，或是經人介紹過的。這樣過了有三四年吧，有一位金四爺，著名的堪輿家，專給宮裏看風水，和我要好，我也最信服他。一天，他見着我，說：『二爺，我看着了

一所房，太好了，若要開班子，一準發財；作旁的生意可不行，因它的形勢像個龜。你有意思租沒有？」我聽了他這話，心裡有些活動，就託他替我把房子租下來，這房就在陝西巷，入民國會開過賽瓊林大菜館。報捐挂牌以後，事由兒果然很好，每天除去開銷能淨贖一個大元寶。

不幸，這年秋天，我弟弟病死在蘇州，我回家辦理喪事。第二年四月裡纔返回。五月就發生了這件倒霉的事：我的一個姑娘服毒。有人說，這是有仇人乘我回家時候，背地裡設術破了我那

房的風水所致哩！

這件事的經過是我把我弟弟葬埋完畢，又辦些雜事，住的過了年，就由蘇州到上海。在那里挑選了幾個姑娘一個叫秦鳳雲，使了我兩千五百圓錢；又買了一個，名子叫秀鈴，是蘇州人，身價三千圓，連上其他花銷，總够四千；又接林香君姊妹兩個；還有兩個年歲大些的，一共是六個姑娘。我把她們帶到了北京，見班子裡還有幾個空房頭，就打算遇機會再買一個，那想到就買了這個冤家！買的時候，已算是受了騙。憑中人說，是個良

家的姑娘，武清縣人，長得很美，要賣在茶室裡，問我要不要。我讓他領來先看看。她來時，穿的一件藍布衣裳，紮紅腿帶，還梳着抓髻，像個剛從鄉下來的樣子，可是模樣兒長得還不錯，瓜子臉，雙眼皮，水冷冷一對俊眼，皮膚很白嫩。講了講價，作妥一千二百兩銀子，一千歸她家裡，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錢。給她取了個名叫『鳳鈴』。我自己買的姑娘都帶鈴字。過了幾天，我打聽出，她原來已經在小李紗帽胡同茶室裏混過，名叫小五子，因有個熟客，想用八百銀子爲她脫籍，沒有辦成，領家怕他們携手

潛逃了，纔急着賣她；漸漸又發覺她還有鴉片煙癮。這怎麼會是良家的姑娘呢？我心裡雖知道了當，可是看她的樣子還很老實，也就裝個『啞子喫黃連』未曾發作。

這時候，我忙極了，整天價要到各處去應酬，在班子裏的工夫很短，班裏一切事務都交給了孫三爺照管。有一天半夜裏，我們都睡了，有位潘二爺，也是熟客，同着幾個朋友來敲門，他們是因在隔壁一家班子裏，不知爲什麼吃了醋，轉到這邊來。看門的給他們開開門，請進來，又把自己的姑娘全都喚醒，拉開棹

子就打牌，又說又唱，一直玩到天大亮他們纔走。我因白天去陶然亭，騎馬回來，路上受了涼，身上覺有些發燒，早便歇息，也沒起來打招呼。第二天，是鹿中堂的少爺約定在班裏請客喫午飯，八九點鐘，姑娘們就都忙着起來粧扮，那時正時興梳辮子，專雇了一個剃頭的給他們打辮，別人的全打好了，只剩下鳳鈴，她伏在棹上，低着頭，也不動也不說話，秀鈴在旁邊就問：「你是怎麼啦？」她也不理。她們就跑來告訴我，我過來一看，她仍然伏着棹子，就問她：「鳳鈴，你怎麼啦？身上不舒服嗎？還是

同那個嘔了氣？」她是一聲也不哼。我扶起她的頭來一看，眼睛通紅，兩隻手只撓胸口，我看樣子不好，像是吞了鴉片煙，就握着她的手急問：「鳳鈴，鳳鈴，你吃了什麼東西吧！是鴉片嗎？你不要想不開，有什麼心事，儘管對我講，有中意的人，可以隨便走，沒有不好辦的，平日我也沒有把你待錯呀！何必竟尋此短見？快快告訴我！」她聽了我這話，纔說是吃了鴉片，說着也掉下眼淚。原來是前幾天，管崇文門的崔老爺的小少爺給我送來一盒煙膏，我只燒了幾口，下賸的就放在小櫃櫥內，不曉得什麼時候

候被她拿去了，還吃了很不少。我趕緊着派夥計到街上買的藥，撐開她的嘴，灌了下去，見她還是不吐。這時候已快十一點鐘了，還要伺候鹿少爺請客呢，我就叫他們把她先抬到後邊，繼續灌救，恐怕鹿少爺來到，這成什麼樣子？一會兒，客人都來齊。我只顧陪他們吃酒也沒有到後邊去看。等席散以後，他們纔告訴我：鳳鈴已經死了！這孩子也算很伶俐，落得這樣死，真是可憐！

這時我急得什麼似的！先打發三爺用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來一口棺材，不敢就這麼裝殮哪，還要報五城來驗屍，正在這當兒，

有個蒲二奶奶，是開裁縫鋪的，來給我送衣服，一見這種情形，就說：「這樣去報，恐怕不妥當；不如我冒出個名，作爲鳳鈴的生母去報，担起這個錯兒，你們可就輕省多了。」夥計們聽了她這話，都覺得很有理，我心裏是又煩又慌，隨口說了句：「好，就憑你去報吧！」等一會，城上派人來驗了一驗，也沒說什麼就去了，我想，這就算完了，淨等着領抬埋執照了。不料，生出枝節，也不知道從那裏跑出來的屍親，也露頭不依不饒了，我班子裏的幾個夥計，還裏勾外串的從中傳消息，說壞話，說什麼鳳

鈴是因受我虐待，被逼服毒的，在城上這麼一告，城上只得派人來傳我，我一聽真要氣昏，忙着披上一件氅子，就跟他們到了城上。我覺得我沒有作虧心事，害怕什麼。唉！那裏曉得，這裏面有洪先生的幾位老親友如陸潤庠孫家鼐等，早想着找個碴兒把我押起，解散了我的班了強迫我回籍呢！

被押刑部遞解回籍

到城上，一句話也沒有問，就把我送了刑部。幸虧刑部裏的一班人差不多我都識得，很得了些關照。進門時也沒有過鐵練子。這時候刑部正堂是孫家鼐，他隨駕往頤和園去了，故此沒有叫我過堂就抽起來。在監裏，一點罪倒也未會受，部裏的諸相好給我預備的太周到了，連澡盆全有，還許抽鴉片煙。悶了時就同傍

的罪犯談談天，故不甚感覺寂寞，只是心裡總畢念着家中的事。他們是不許有人來看我的。後來只有德國使館派的四個武官來看了一次。他們先聽我遭了官司，就派四個武官到我家裡探詢，家裡有一個小聽差，名叫小七：他跟我學會說幾句德國話。對他們說：『賽太太在城上呢。』他們到了城上，城上推說不知，後來他們打聽出我在刑部，又到刑部，刑部的人一見都驚惶的了不得，又不敢不放他們進來。我見了他們謝了謝，說：『不爲什麼要緊的事，因我有一個姑娘死了，幾天便可完解出獄，請回去告之貴

公使放心吧！』他們又坐了一會，看我沒有受什麼罪，纔告辭去了。

我入刑部，說起來也有些因果關繫，庚子前一年我住在高碑胡同，離刑部很近，總想進去看看，沒有去成；這回可算進來看
了！

我在監裡很遇到幾個案子：我進刑部那天，就有個名叫沈進的，是革命黨被捕，因不招口供，打死在堂上。又有一位中堂大人，不知犯的什麼罪，與我同日進來，還叫他過鐵鍊子。北京

城著名的女光棍小撲戶也在監裏押着，——她會摔跤，到處敲詐不講道理，人人都怕她，因為惹惱了桂八爺，被捕入獄。在堂上很受了不少重刑，她真有骨勁，都熬過去，一哼也不哼。我原來不認識她，她見了我先打招呼，說話聲音洪亮，高高的身材，紫紅臉膛，很是威武。我倆一談還很投契，想不到在獄裏交了這麼一個朋友。還有一案：是母女二人，犯罪的是姑娘。案情是：姑娘的父親是個廚子，品行污濁，她們姊妹三人，她兩個姐姐全被她父親姦污了，她出嫁後，永不敢歸寧，一天，因事到娘家，

被雨留住，就宿在廚房裏，夜間她父親來撥門，她急了，蓄足力氣開開門，照她父親下身猛的一拳，便把他打暈栽倒，撞在石上就死了。她覺着這種醜事，怎麼向外說。只好就認是自己故意打死的，他母親知道此事，不肯叫女兒抵償，就說是自己打死的。審判官也知她們很是冤枉，可是她們不說實話，沒有辦法。我同小撲戶很憐恤這個姑娘，就勸他說：『你若再不翻供，可就要定罪了，殺死父親是非該凌遲的。他這禽獸既不把你當女兒，你還給他留的什麼體面？』在最後的一堂，她聽了我們的話，纔把實

情訴出，總算減輕她的罪，沒有死。

等孫家鼐回來，把我提出，略問了問，就叫帶下，判的是罰我『三錢七分二厘』銀子，說就放我出去。侍了幾天，又說要解我回籍，不准再住北京。我知道這都是陸潤庠同孫家鼐商量好了的，要攆我走。

這時候，我的班子裏已糟踏得不堪了。我母親同三爺都嚇成吳傻，總以爲我在刑部不定受多少罪，只管化錢打點，一千兩千的胡扔，都被人家騙哄了去。也有趁機來敲詐的。等我出來時，

貴重一點的東西，只剩一隻珠花。我房裏的幾隻箱子，也被夥計跟媽等趁火打搶的搬走了。馬廄中三十多匹馬沒賸下一匹，底下人是走得精光。

發解回籍，就是那麼一說罷了，我並沒有同解差一齊動身，他們先行，我又住了幾天，摒擋些雜事，纔赴天津，由那里乘火輪到上海，再返蘇州原籍到案。這時候我的寡弟婦還在蘇州。

在家裏住的工夫不久，就又到了上海，這時候已是光緒末年了。

〔註〕據北平故老云：小撲戶，一女子也，以善擯跋故名，犷悍有膂力，人咸畏攝。嘗因受侮一澡堂，潛入洗澡，人初不經意，及發覺，全堂大譁，盡散去，澡堂因之大受損失。又內城東南隅有泡子河，入夏常蓄雨水，一般細民多往洗澡，小撲戶也去，卸衣下河，毫無避忌，時裸身登岸，喚買食物。



徐娘雖老
風韻猶存
的賽金花

煞尾

我二次又到上海當妓女，却是爲了生活的驅使，不得不然。哪租賃了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子，月租是一百二十圓。門上寫：『京都賽寓』，旁邊附註洋文，還是像住家的樣，也不報捐，也不挂牌。一班舊交們知道以後，倒都來捧場，事情很是不錯。祇是因我受在北京所遭那件倒霉事的打擊，對『妓女生活』起了

一種厭惡心思，不似從前那樣的有興致了，總想遇機會覓求一個合適的人，能匹配終身，就不再作這勾當了。

在民國二年，便認識了魏先生（名斯炘，字阜甌，江西金谿人，做過江西民政廳長，參議院議員）他因從事革命，逃難到上海。我們認識以後，很覺投緣，感情日益濃厚，他是個性子爽直的人，又有俠氣，故我們對他很敬佩。這時候他正在作革命活動，常來常走，行蹤不定，但每次到上海，總要來我家看看我。慢慢，在言語間，他就露出向我求婚的意思，我是早有了意思，只

須要作多方的考慮，還躊躇着沒有決定。直到六年，我跟魏先生一同到北京，住在前門外櫻桃斜街，住了有幾個月，纔完全決定了我倆的婚事。七年又回到上海，把些雜事都結束了一下，六月二十日便在上海新旅社舉行婚禮，那天賀賓來的還很不少，有滬上名人倪鴻樓等，證婚人是信昌隆報關行的經理朱先生。婚禮純是新式，用的花馬車，軍樂隊，這年我是四十五歲，想起我十四歲時嫁洪先生，坐綠呢轎，打紅紗燈，前後相隔已三十幾年了！

魏先生同我雖然可以算正式結婚，但他家裏還有一個太太，

和一個因從事革命逃難到南洋時娶的姨太太。

我們結婚後不久，便來北京，這時魏先生正做參議院議員。

魏先生待我好極了，可謂『體貼入微』，對待我母親也頗盡孝心。十一年春天，我母親因病死在京裏，他很哀痛，裝殮發葬都很厚，出了一個大殯，我着實感激他，那想到，同年閏五月，魏先生忽也死去，他的身體素來很強健，一點病也沒有，就因洗澡用冷水澆了一下，激着了，得病不幾天便死去！

魏先生一死，他家裏人平日就和我有些嫌怨，常常是起齟齬

的。這時他們更要給我造謠言，放冷語了，甚至說，魏先生的死都是我害的，在江西會館開弔時，輓聯上的話，有好些都是罵我，他們這樣的欺侮我，我還怎麼能同他們同居下去呢？實在不得已，纔帶了自己的東西，同顧媽（伊一女僕，自民初相隨至今，主人雖貧困已極，尙戀依不忍去，忠實可風）搬去居仁里的這個房子裏。我們一主一僕，僦居迄今，十年來因素鮮與外面通款曲，幾無人知余尙在人間矣！

附言：

遞解回籍以後的些事，伊多推諉掩蓋不肯說出，據撰者所知，在光緒末宣統初間，伊尙嫁一滬寧鐵路職員黃某，民初黃死，再至上海，始識魏斯旻，意其不肯說出者，或箇中別有隱衷歟？伊最愛談嫁魏事，每談起輒刺刺不休，實則伊嫁魏後之一切生活，已極爲平凡，無何足以傳述矣！今略記梗概，姑名曰：「煞尾」，俟他日訪問詳細，再補寫。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賽金花本事

實價陸角

劉半農 初纂

商鴻達 纂就

北平和平門外

星雲堂書店發行

南新華街路東

河北省立第一工廠代印

版權所有

#78

721095